

曾多次获美国侦探小说大奖“埃得加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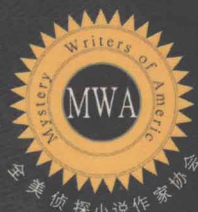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侦探小说

[美]埃勒里·奎因/著

奎 ELLERY
QUEEN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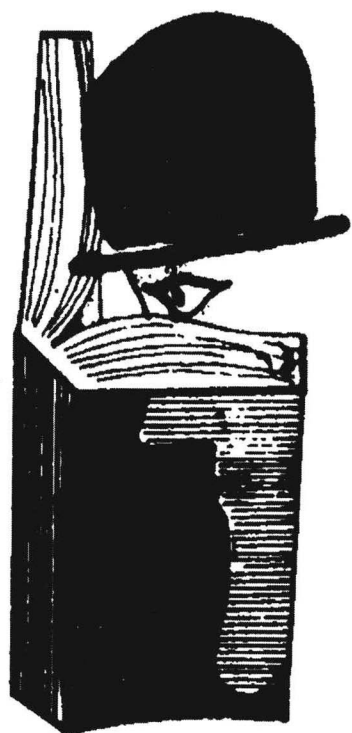
现代侦探小说
精选集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现代侦探
小说经典



奎因現代

偵探小說集

下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从很多方面讲，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故事。不仅因为它发生的地点奇特、情节惊险，而且至少有两个卓而不群的人物贯穿始终——英俊的埃勒里·奎因和他的父亲理查德·奎因

.....

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可疑之处，立刻就会招来大批的侦探，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奔向一个又一个犯罪现场，这样的事是怎样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发生的，这正是这个充满惊奇的故事集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祝你开卷有益。

J.J.MCc.

29. 突 袭

满载着侦探和警员的警车飞驰过西区，向住宅区方向奔去。听到尖锐的警笛声，人群和车辆都自动让开了道。人们的目光追随着向前飞奔的警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警官向一脸懊恼的维利吼了遍克劳舍的故事，提到了那个形单影只的出租司机及挂着马萨诸塞州车牌的神秘小汽车。他的声音压过了呼啸的警笛。维利阴沉着脸，答应立刻找那个

出租司机核实详情，并答应将新情况通报给正在寻找失踪女孩下落的手下。维利从警官手中接过写着出租司机姓名地址的纸条，坐在边上的克劳舍暗暗地笑了。

警车到时，威弗托辞有事，返回了弗兰奇百货大楼。

费尔拉利静静地坐在车上咬着指甲。他将警官拉向一边，憔悴的脸上洋溢着兴奋之色。

“我已经派了些弟兄包围九十八街的那幢房子了，”他的声音低沉而嘶哑。“绝不给他们任何逃跑的机会。那些弟兄们虽然都躲在隐蔽处，但他们不会让任何人溜走的。”

埃勒里平静地看着窗外转瞬即逝的人群，他的手指在遮挡视线的铁丝网上敲出了有节奏的“得得”声。

开足马力的警察局卡车拐入九十八街，向东驶去。街道边的房屋越来越稠密，越来越破落。警车再往东向依斯特河方向驶去，窗外的景物换成了破旧不堪的危房和邋里邋遢的行人……

一声急刹车，卡车终于停了下来。一名便衣突然从某个门洞中冒了出来。他走到街心，指了指一幢低矮的两层楼式木屋。房屋的木头已腐烂，油漆也已剥落，整座楼摇摇欲坠地向街心倾斜着，仿佛最轻微的一点震动都将令它颓然倒地似的。房屋大门紧闭，窗子上拉着厚厚的帘子，整楼看上去死气沉沉，似乎无人居住。

警车刚停稳，十几名便衣就一下子从各个角落、门洞里冲了出

来。从房子破败的后院里也同时闪出了几名便衣 c) 他们拔出枪，向楼后冲去。卡车里也下来了许多警察和侦探，领头的是费尔拉利、维利和警官，克劳舍断后，一行人越上咯吱作响的木头台阶，冲到了楼门口。

费尔拉利捶打着破旧的门板，屋里没有任何反应。奎因警官打了个手势，维利和费尔拉利这两名壮汉便向门冲去。门被一下子撞开了，木头的碎片落了一地。屋内光线阴暗，散发着一股霉味，屋顶上挂着一盏残缺的枝形吊灯，通向二楼的楼梯上光溜溜的，没铺地毯。

众警察一拥而上，冲入屋中，同时占领了上下两层楼，他们持枪搜遍了整幢楼的角角落落。

不知何时，屋外已奇迹般地聚集了一堆人，大伙都睁大了眼睛往里看着，几名巡警正挥着警棍维持秩序。埃勒里在屋中闲逛着，屋外众人看热闹的心理让他觉得有趣。他一眼便看出，这又是一次失败的突袭。

整座房子空荡荡的，没有丝毫住人的痕迹。

.

30. 悲 歌

他们站在一间满是灰尘的空屋里，悄声交谈着。这是间老式客厅，一台破旧不堪的维多利亚壁炉无言地讲述着整座房子的兴衰史。费尔拉利几乎快气疯了，但他也只能干生气罢了；他那胖乎乎的黑脸已变成了蓝灰色；他飞起一脚，将一块烧焦了的木块踢到了屋子的另一端。维利的神情显得比平时更加阴郁。与其他人相比，警官以一种更为冷静的心态接受了突袭失败的现实。他吸了撮鼻烟，然后派一名侦探去附近转转，看看能否找一位房管员回来。

埃勒里一直保持着沉默。

侦探出去没多久就带回了一名强壮的黑人。

“这屋子归你看管？”警官突兀地问道。

黑人摘下褪了色的圆顶礼帽，蹭了蹭脚。

“是的，先生。”

“你是看门人还是房管员？”

“怎么说都行，先生。我负责看管这附近的许多房子。如果有人租房，我就替房主把房租出去。”

“明白了。昨天这房子有人住吗？”

黑人使劲点了点头。“有，先生！大约四五天前，来了一个人，说要租整幢楼，经纪人领他来时就是这么说的。我亲眼看见他付了经纪人一个月的房租，都是现金。”

“房客长得什么样？”

“个头偏矮，蓄着长长的黑胡子，先生。”

“他什么时候搬来的？”

“是第二天吧——星期天，肯定没错。一辆搬运车还拉了些家具来。”

“车上有搬运公司的名字吗？”

“没有，先生。是那种敞篷卡车，车身周围都遮着黑色曲布。卡车上真的没有名字。”

“这几天你常见到那个黑胡子男人吗？”

黑人搔了搔他那头短粗浓密的髻发。“不常见，先生。直到昨天早上，我才又看到他。”

“怎么回事？”

“昨天早上他又搬走了，先生。他从未对我说过要搬走，但昨天早上11点左右，那辆卡车开到了门口，两名司机进了屋。不一会儿，他们就开始往车上搬家具。时间不长——没多少家具。接着我就看到那个老板模样的人从屋里走了出来。他和司机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掉头走了。卡车随后也开走了。对了，先生，那个老板模样的人临走前把经纪人给他的钥匙扔在了门廊上，确实是这样的，先生。”

警官低声吩咐了维利几句，又转向黑人。

“这四天里，你见过有人进这房子吗？”警官问道。“特别是在周二下午——也就是昨天？”

“噢，是的，先生，就是在昨天。我老婆一般整天都在外面呆着。昨晚她对我说，昨天下午一群白人聚到了这幢空房的门前，当他们看到房门锁着时，似乎觉得很奇怪。噢，大概有十几个人，他们很快就都走了。”

“行了。”警官慢吞吞地说道。“把你的姓名、地址及雇你的房地产公司的名字告诉那边的那位先生。记住，不许向任何人提起这事！”

黑人僵挺着身子，结结巴巴地向缉毒小组的侦探汇报了有关情况。随后，他便踢踏踢踏地急急逃了出去。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奎因警官对维利、费尔拉利、埃勒里和克劳舍说道，这几个人正聚在一起。“他们肯定是听到风声，逃走了。有什么事让他们起了疑心，不得不撤出去——甚至顾不上把毒品发给客户们。今天这城里肯定有许多要死要活的瘾君子。”

费尔拉利做了个表示厌恶的手势。“咱们撤吧，”他咆哮道，“这伙恶棍简直就是我的克星。”

“你的运气可真不好。”克劳舍说道。“他们的动作一定很快。”

“如果可能的话，我倒想查查那辆车，”维利说道。“想帮忙吗，克劳舍？”他嘲笑道。

“喂，算了吧。”克劳舍心平气和地答道。

“别吵了，”警官叹了口气。“你可以试试，托马斯。但我觉得，这可能是贩毒集团的私车。而且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一时半会儿恐怕再难找到他们的行踪。对吧，埃勒里？”

“我建议，”自突袭开始以来，这是埃勒里说的第一句话。“我们回家吧。这场滑铁卢战役的结局——”他苦笑了一下——“说得客气些，也就是这样了。”

费尔拉利和维利召集齐手下人，驱车返回警局，只留下一名巡警看守九十八街的房子。大块头维利上车时，克劳舍得意地捅了捅他的肋骨，随后，便早早地告辞回弗兰奇百货去了。

“他们肯定在到处找我，”临走时，他笑道。“毕竟，我还有自己的工作。”

他上了辆出租，奔西南方向去了。奎因父子坐进了另一辆车。上车后，埃勒里掏出他那块表链细长的银表，兴致勃勃地叮着表面。警官看看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想回家。”他抱怨道。“我上班已经迟到了。桌上肯定堆了一大堆文件。几个月来，这是我第一次没赶上早点名，而且，我估计韦尔斯肯定又打电话来了，而且……”

埃勒里目不转睛地盯着表面，嘴角边露出一丝隐约的微笑。警官无奈地靠在椅背上，嘴里不停地发着牢骚。

出租车在八十七街的灰色沙石大楼前停了下来。埃勒里付了车费，殷勤地搀着父亲上了楼。直到德乔那关上大门，他才开口说第一句话。

“10分钟。”他满意地宣告着，合上表盖，将表搁回到马夹口袋里。“应该说，这是从九十八街的河边驱车到这儿所需的平均时间。”他笑着脱掉了薄外套。

“你是不是神经有毛病？”警官惊问道。

“哪能呢。”埃勒里答道。他拿起话筒，要了个电话。“是弗兰奇百货店吗？请接一下图书部斯普林吉先生的办公室……喂，图书部吗？请找一下斯普林吉先生……什么？您是哪位？……哦，知道了……不用了，没关系。谢谢。”

他挂断了电话。

警官忧心忡忡地拨弄着小胡子，两眼盯着埃勒里。“你的意思是，斯普林吉——”他怒吼道。

埃勒里似乎不以为然。“我太高兴了。”言语间流露出恶作剧般的天真。“据斯普林吉那位年轻的女助理透露，大约五分钟前，他突然称病，匆匆离开了店里，还说今天不回来了。”

老先生跌坐在椅中，一脸的焦虑。“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他说道。“我以为他肯定会呆到很晚才走。他说过要回去吗？咱们这辈子都甭想再见到他了！”

“噢，你会见到他的。”埃勒里轻声劝道。

紧接着，他又说：“那位西班牙教士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备战构成了半个战斗，提高警惕总不会让人吃亏的。”

31. 证词：玛丽安-佐恩

警官一边诅咒着狡猾的詹姆士·斯普林吉，一边急匆匆地离家赶往警察局，留下埃勒里舒适地蹲在敞开的落地窗前，抽烟想问题。德乔那像只怪猴似的，一动不动地坐在埃勒里脚边，暖暖的阳光洒在他脸上，他连眼都不眨一下……两小时后，警官回来了。埃勒里虽然仍抽着烟，但已坐到了书桌前，正在看一迭笔记。

“还在想那案子？”警官关切地问着，将衣帽扔到了一张椅子上。德乔那轻手轻脚地把它捡起来，挂进了衣橱里。

“还在想。”埃勒里答道。但他的双眉间却有一道深深的皱纹。他站起身来，若有所思地看了眼笔记，长叹一声，将它们塞进抽屉里，无奈地耸了耸肩。他一抬眼，正看见父亲满脸通红地和自己的小胡子较着劲，他不禁一乐，眉间的皱纹也化成了细密的笑纹。

“警察局里没什么新情况？”他同情地问了句，重又在窗边坐下。

老奎因心事重重地来回踱着步子。“少得可怜。托马斯找到了克劳舍说的那个出租司机——看来我们又进了一个死胡同。司机详细描述了高个金发劫持犯的外貌特征。当然了，我们已经在整个车部发了通缉令，特别是马萨诸塞州，通缉令上还介绍了那辆车及伯尼斯·卡莫迪的外貌特征。现在，我们只能等消息了……”

“嗯”，埃勒里弹了弹烟灰。“等着吧，反正伯尼斯·卡莫迪是无法起死回生了。”他突然急切地说道，“她也可能还活着……如果换了我，我是不会到东北部去找的，老爸。这伙恶棍非常聪明。他们可能用假车牌，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实际上，他们可能向南走了，或许还换了车——有多种可能。说实话，如果你在纽约市里找到了伯尼斯·卡莫迪，不论她是生是死，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的。不管怎么说，她的行踪是在中央公园终止的……”

“托马斯很警觉，他已经把手下最得力的人都派出去了，”警官

闷闷不乐地说道。“再说，他像你一样精明，我的孩子。他绝不会忽略任何蛛丝马迹的，哪怕只有一丝线索，他都会跟踪下去，直至找到女孩及那个男人。”

“寻找那个姑娘，”埃勒里轻轻地念了一句……他坐在窗边，陷入了沉思。矮小的警官背着手，一边在屋里来回踱着步，一边不解地看着。

“玛丽安·弗兰奇曾打电话到局里找我。”他突然宣布道。

埃勒里慢慢地抬起了头。“什么事？”

老先生轻声笑道：“我就知道你会感兴趣的！……是的，早上我还在家时，那女孩就往局里打了好几次电话。我到办公室后，终于接到了她的电话。她听起来像是很兴奋——确切地说，不是激动，而是若有所盼。因为你考虑问题周全，我的儿子——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你可以引以为荣之处——所以，我约她到这儿见面。”

埃勒里只是微微一笑。

“我估计，威弗大概找她谈过了。”警官沉着脸，接着说道。

“老爸！”埃勒里哈哈大笑。“有时候你的洞察力真令我叹服……”门铃响了，德乔那跑去开门。来人是玛丽安·弗兰奇。她穿一套朴素的黑色长裙，戴着顶别致的小黑帽，高傲地微扬着下巴，看上去楚楚动人。

埃勒里一跃而起，伸手整了整领带。警官向前疾走几步，敞开了大门。

“请进，请进，弗兰奇小姐。”他笑容满面，一脸的慈祥。玛丽安疑惑地冲德乔那笑笑，礼貌地和警官轻声打过招呼，径直走进了客厅。埃勒里热情的欢迎令她稍稍有些脸红。警官慷慨地坚持玛丽安坐他的专用扶手椅，盛情难却，她只得从命。只见她轻盈地坐在皮椅边上，双手紧握在一起，轮廓分明的嘴唇闭得紧紧的。

埃勒里站在窗边。警官拉过把椅子，面对着女孩坐下。

“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我亲爱的孩子？”警官像是在与人闲聊。

玛丽安胆怯地看了眼埃勒里。“我——是关于……”

“关于周一晚上你去佐恩先生府上拜访的事，弗兰奇小姐？”埃勒里微笑着询问道。

她吃了一惊，“哦——哦，原来你知道！”

埃勒里表示否认。“谈不上知道，只是猜测而已。”

警官虽紧盯着她的双眼，但语气却是温和的。“佐恩先生是否对你具有某种吸引力——或许这事更直接地牵扯到你父亲，我亲爱的孩子？”

女孩瞪着父子俩，似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竟以为——”她有些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我竟然一直以为这是个无人知晓的秘密……”她脸上的阴云在转瞬间消失殆尽。“你们大概也希望能听到一个连贯的故事吧。韦斯特利告诉我，你们已经听说了——”她咬着嘴唇，脸上泛起了一抹红晕——“我真不该说——他还特别叮嘱过我别提我们曾谈过这事……”她的单纯把奎因父子俩给逗乐了。“不管怎样，”她继续说道，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我猜你们已经听说了——我继母和佐恩先生的事……真的，都只是些捕风捉影的流言！”她激动地喊道，但立刻又恢复了镇静。“但我不能确定。我们都努力了——想尽——切办法——不让那些流言蜚语传到爸爸耳朵里，但恐怕不是很成功。”她的眼中突然闪过一丝恐惧。她低头看着地板，不再说什么。

埃勒里和警官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说吧，弗兰奇小姐。”警官的声音依旧那么暖人肺腑。

“后来，”——她加快了速度——“在一个非常偶然的的机会，我听说了一件事，它证明了那些流言并非只是谣传。他们之间并没有越轨的事，但俩人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连我都能看出来……星期一的情况就是这样。”

“你把这事告诉你父亲了？”老奎因问道。

她打了个寒颤。“噢，没有！但为了爸爸的健康，他的名声和他内心的平静，我得采取行动。这事我连韦斯特利都没告诉，如果知道了他会阻止我的。我拜访了佐恩先生——还有他的妻子。”

“接着说。”

“我去了他们家。我当时真的是豁出去了。那时刚过晚饭时间，他们俩肯定在家。我希望佐恩夫人也在场，因为她知道佐恩和温妮弗雷德的事——她嫉妒得眼都绿了，她甚至还威胁说……”

“威胁，弗兰奇小姐？”警官诘问道。

“噢，没什么，警官。”玛丽安仓促地掩饰道。“但我觉得她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佐恩先生之所以会爱上——温妮弗雷德，她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佐恩夫人——噢，真是太可怕了……”她苦笑了一下。“你们大概会以为我喜欢搬弄是非……但当着他们夫妇俩的面，我公开指责了佐恩先生，并且——并且告诉她，他和温妮弗雷德的关系必须结束了。佐恩夫人大发雷霆，并且破口大骂。不过，她的怒气都是冲温妮弗雷德发泄的。她甚至威胁要干出可怕的事。佐恩先生原本还想和我理论一番，不过——大概是招架不住两个女人的两面夹攻吧，他气冲冲地离开了家——剩下我一人面对那可怕的女人。她看上去像是疯了似的……”玛丽安说着，浑身一颤。“所以，我有些害怕了——我大概是飞跑着离开了他们家，在楼道里都能听到她的怒骂声……然后——就这些，警官，就这些。”她犹豫了一下。“我离开佐恩家时，时间刚过10点。我觉得浑身无力，非常难受，于是就到公园散了会儿步。我真的去了，这我昨天也已经说过我不停地走着，直走得精疲力竭，几乎跌倒在地，这才想起回家。到家时，差不多是12点。”

屋里静悄悄的。埃勒里刚才一直无动于衷地看着女孩，此刻，他掉开了头。警官清了清嗓子。

“你径直就上床了，弗兰奇小姐？”他问道。

女孩不解地瞪着他。“当然了。您是什么意思？……我——”她的眼中又闪过一丝恐惧，但她鼓起勇气答道，“是的，警官，我回去就睡了。”

“有人见你进屋吗？”

“不——没有。”

警官皱起了眉头。“好吧！不管怎么说，弗兰奇小姐，你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你做得很对。这也是你所能做的唯一的事。”

“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她小声说道。“但我今天把这事告诉韦斯特利时，他说我必须这么做，所以……”

“你为什么不想说了？”埃勒里问道。从玛丽安开始讲述她的故事起，这是埃勒里初次开口。

女孩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下定了决心，说道：“这个问题我还是不回答吧，奎因先生。”她说，站了起来。

警官立刻站起了身，将女孩送到门口，两人没再说什么，各想着心事。

他返身回来时，埃勒里正暗自笑着。“像天使一样单纯。”他说道。“别愁眉苦脸的，老爸。塞洛斯·弗兰奇这位老伙计的行踪你查过了吗？”“噢，那件事！”警官似乎不太高兴。“我昨晚已经让约翰逊查去了，他早上交了份报告。弗兰奇确实去了格雷特耐克的惠特尼家。据说，他周一晚上9点左右，胃突然有些不舒服，当时就回房休息了。”

“这么巧？”埃勒里咧嘴一笑。

“嗯？”警官皱起了眉头。“不管怎样，他总算有个交待。”

“哦，是吗？”埃勒里在椅子上坐下，跷起了二郎腿。“这纯粹是一种智力游戏，”他恶作剧般地说道。“它什么都交待不了。老塞洛斯9点就回房休息了。我们假设，那天晚上，他突然想返回纽约，而且还不想让主人知道这事。他偷偷溜出了房门，一路跋涉……打住！他一大早坐惠特尼家的车离开时，有人见过他吗？”

警官瞪大了眼睛。“开车送他进城的司机肯定看到了。约翰逊说，早在其他人起床前，弗兰奇就走了。但那个司机……”

埃勒里轻轻一笑。“您是越来越有长进了。”他说道。“司机是可以收买的，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于是，我们这位高尚的反邪恶斗士悄悄溜出了屋门；他的同谋，那个司机甚至偷偷开车把他送到了车站。那时正好有趟火车到站。这个我清楚，因为三周前的周一

晚上，我从布默尔家回来时坐的就是那趟车。半小时左右，车就抵达朋思车站，他正好来得及从货仓门溜进店里……”

“但他得在店里呆上一整夜！”警官咕哝道。

“就算是这样吧，但那位伶俐的司机会做假证，证明他不在店里……你看这有多简单？”

“噢，胡扯！”警官吼道。

“我也没说它不是，”埃勒里的双眼闪闪发光，“但这事值得想想。”

“简直就是瞎编乱造！”警官又吼了一声，父子俩同时放声大笑。“顺便告诉你一下，我已经安排好了让那几个人来录证词。我在办公室给佐恩打了电话，让他到这儿来。我想看看他的故事和玛丽安所说的有无出入，另外，他昨晚10点后都干了些什么。”

埃勒里恢复了严肃。他疲惫地揉着额头，似乎有些不太满意。“听一遍所有人的证词可能还是明智的。不妨把佐恩太太也请来吧，我会竭力仿效斯多葛派弟子的。”（译注：斯多葛派（Stoic）——一种哲学流派，主张高度自制，忍受痛苦、烦恼而不抱怨）。

警官打了几个电话，德乔那忙着翻电话号码簿替他查号码，埃勒里倒在安乐椅里，闭目养神……

半小时后，佐恩夫妇并肩坐在了奎因家的客厅里，两人面对着警官。埃勒里站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书橱突出的一角几乎遮住了他的身影。

佐恩夫人是个高大丰满的女人，脸色红润，金灿灿的鬓发短得出奇，一双绿眼睛冷冰冰的，配着一张大嘴。乍一看，她似乎还不到30岁；但仔细看看，你会发现她的下巴和眼睛周围都已爬满了细密的皱纹，这使她看上去足足老了10岁。她打扮得极为时髦，举手投足间透着股傲气。

尽管有玛丽安的故事为证，但佐恩夫妇看上去却似乎十分恩爱。佐恩先生向夫人介绍了警官，夫人以王室的优雅和警官寒暄了几句；她每向佐恩说一句话，便甜蜜地附带一句“我亲爱的”。

警官老谋深算地审视了她一会儿，最终决定，还是有话直说为好。

他先转向佐恩。“我打电话让你来这儿，是想请你解释一下你在周一晚上都干了些什么，这也是调查的一部分，佐恩先生。”

佐恩伸手摸着他的秃顶。“周一晚上？就是发生谋杀的那个晚上，警官？”

“是的。”

“你怀疑——”那副沉甸甸的金边眼镜背后，怒火在熊熊燃烧。佐恩夫人几乎是不动声色地打了个手势。佐恩奇迹般地恢复了镇静。“我和夫人在家吃的晚饭。”他说道，似乎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我们整晚都呆在家里。10点左右，我离开家，径直去了第五大街和三十二街交汇处的朋尼俱乐部。我在那儿遇到了格雷，就谈起了兼并惠特尼百货的事，聊了大约有半小时吧。后来我觉得头痛，就对格雷说，没准出去走走就好了。就这样，我们互道晚安分手了。从俱乐部出来，我在第五大街上走了很长时间，说实话，我是走着回到了七十四街的家。”

“那时是几点，佐恩先生？”警官问道。

“大约是11点45吧。”

“佐恩夫人睡了吗？她看到你了吗？”

那位脸色红润的壮妇替她丈夫答道：“我没见到他，真的没有！佐恩先生离家不一会儿，我就让佣人们都歇着去了，我自己也睡去了。我一躺下就睡着了，所以没听到他回来。”她笑容满面地炫耀着硕大的白牙。

“恐怕我不是很明白，怎么——”警官彬彬有礼地问道。

“佐恩先生和我各有自己的卧室，奎因警官。”她答道，面颊上漾起了酒窝。

“嗯。”警官又转向默默无语的佐恩。“你在路上遇见熟人了吗，佐恩先生？”

“没有。”

“你进公寓大楼时，楼里有人看到你吗？”

佐恩抚弄着他那浓密的红胡须。“恐怕没有。11点后，只有总机

那儿有个夜班员，但我进门时，他恰好不在。”

“我估计，电梯也是自助式的吧？”老奎因冷冷地问道。

“是的——非常正确。”

警官转向佐恩夫人。“周二早上，你见到你先生时，是几点？”她扬起了金色的眉毛问“周二早上——让我想想……噢，对了！是10点。”

“他已经穿戴整齐了，佐恩夫人？”

“是的。我进客厅时，他正在看晨报。”

警官疲惫地笑笑，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最后，他停在了佐恩面前，严厉地盯着他。“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周一晚上弗兰奇小姐曾去你家拜访过？”

佐恩呆住了。听到玛丽安的名字，佐恩夫人神色大变。她的脸一下子失去了血色，瞳孔放大，眼中闪着危险的光。她张了张嘴“那个……！”她的声音低沉而激动，身体因为愤怒而绷得紧紧的。优雅的面具从她脸上滑落下来，暴露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上了岁数的女人，一个泼妇。

警官似乎没听见她的话。“佐恩先生？”他问道。

佐恩紧张地舔了舔嘴唇。“她确实来过。但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关系……是的，弗兰奇小姐曾来拜访过我们。她离开时大约是10点。”

警官不耐烦地问道：“你们谈到了你和弗兰奇夫人的关系，佐恩先生？”

“是的，是的，就是这事。”佐恩感恩戴德般地仓促应道。

“佐恩夫人大发雷霆了吧？”

女人冷冷的绿眼中闪着怒火。佐恩心虚地咕哝道：“是的。”

“佐恩夫人，”女人的双眼蒙上了一层薄雾。“周一晚上10点刚过你就睡下了，直到第二天早上10点30，你才离开自己的卧室？”

“是的，奎因警官。”

“如果是这样，”警官总结道，“那我暂时就再没什么要问的了。”

佐恩夫妇离开后，警官发现，埃勒里正坐在他那被遗忘的角落里，暗自笑着。